

需要多少才足夠

三坪小屋的樸門生活實踐

自然文學作家 劉克襄、李偉文 推薦
威廉·鮑爾斯 著 蘇偉信 譯

為什麼一位傑出的外科醫師會選擇住在沒水沒電、僅有三坪大的森林小屋裡？
都市的喧囂、過度的競爭讓你煩躁不安嗎？渴望追求內心的平靜？
走入森林小屋，擁抱自然，來趟深層的心靈之旅



Twelve by Twelve

by William Powers

A One-Room Cabin Off the Grid and Beyond the American Dream

目錄

前言

第一部 林間隱者

世界的模樣	10
精確地說，最細微的東西	24
融化	36
雞群	48
勇士當關	66
美好生活	73
媽媽和莉雅來訪	89
斯坦·克勞馥的大蒜農場	109
野地工藝與鄉村牛排	126
白	141
寬恕	154
犧牲與誘惑	168

第二部 有光所在

創造力的邊緣

悠哉的大多數

龍

跟滅絕握手

本然如是

獨處

軟經濟

謙遜

噪音與戰爭

允許

上帝之足

圖珮之歌

後記

附錄：資源、文化和社群

致謝辭

心理勵志 | BP317

需要多少才足夠

三坪小屋的樸門生活實踐



TWELVE by TWELVE

A One-Room Cabin Off the Grid and Beyond the American Dream

by William Powers

威廉·鮑爾斯 著 蘇偉信 譯



第 一 部

林間隱者

T W E L V E



世界的模樣

「我知道一位年收入一萬二千美元的醫師，」我母親告訴我。

這句話引起了我的興趣，我抬起頭看向她。

「我認識她，」她從餐桌那頭遞給我一籃麵包，繼續說，「她住在一間三坪左右，沒有電的小屋裡，距離這裡大約一個小時的車程。」

我留意到母親身旁的空位，父親理當坐在這裡，我胸口一緊。父親正在住院，我們還不確定院方能否順利拿掉他直腸的腫瘤。在玻利維亞待了幾年之後，我剛在紐約市安頓下來，這次回到北卡羅萊納州，就是希望爸爸康復時，自己能夠陪在他身邊。

我母親繼續說，「她拒絕繳稅。身為資深的醫師，一年收入可以到三十萬美元，可是她賺到一萬一千元就夠了，這樣可以不用繳戰爭稅。你知道每繳一塊錢的稅，其

中有五毛錢會繳給五角大廈嗎？」

「等一下，所以這位醫師——」

「傑姬·本頓。」

「——傑姬·本頓醫師，她住在三坪大小的房子裡？根本不可能嘛。那個書架算也有三坪大小啊。」

「她也沒有接自來水，而是從屋頂收集雨水。她在地方上還挺有名的。你沒聽過她嗎？」

我放下餐點，轉頭朝窗外看去。我父母公寓上方的天空，呈現介於橘與紅之間的美麗鏽紅色，耳邊傳來冰箱馬達運轉的聲音，還有外面熙攘的汽車聲響。此刻，這片熟悉的天色，瞬間把我帶回玻利維亞的的喀喀湖（Lake Titicaca）畔，在類似的橘紅光芒下，耳邊迴響著巫師的提問：「這世界是什麼模樣？」

心裡突然有股衝動，我看著母親，問她：「妳有辦法連絡上本頓醫師嗎？」

「我有她的手機號碼，」我媽媽說。「手機都是關機狀態。不過她偶爾會查看留言。一直有很多人想要聯絡她，所以她就更低調了。」

傑姬並沒有回電。一個星期以來，我在她的語音信箱裡留了好幾通留言，但都沒有回音。這段時間裡，我不是到醫院探望爸爸，就是在鎮上到處打聽這位神祕的醫



師，發現人們對她的反應南轅北轍，從「共產黨」到「聖人」都有。後來我才知道，傑姬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曾加入共產黨。有一次在格林茲波若（Greensboro）反對三K黨遊行的示威活動中，她有五位共黨朋友被三K黨徒開槍打死。警方知道誰是兇手，可是，行兇的那些「美國南方的白種保守男性」（good-ol'-boy）從來沒有被起訴。

後來傑姬嫁給一位左派朋友，生了兩個女兒，過著行醫的安定生活。她多半在州立體系裡工作，也到鄉村診所照護非裔美國人，以及沒有正式身份的拉丁美裔非法移民。當了母親之後，她適度隱藏個人較為激進的行動主義思想，但仍教導兩個女兒象徵性的抗稅方式，比方說不付電話稅，還有每年從她的一〇四〇納稅表單上扣除掉一〇·四〇美元，然後附上一張寫給國稅局的便條，說明這是為了抗議國防支出。離婚後，她依然跟前夫維持良好的互動。等女兒都上了大學，傑姬繼續行醫，不過把年收入降到一萬一千美元，就完全不用繳稅了。

即便是那些覺得傑姬的行為令人側目的人，也得承認，她的確是土生土長的南方女兒。大部分提到她的人都難掩敬佩之意，不論是發自內心，還是心不甘、情不願。畢竟，她放棄了優渥收入，奉獻她的生命，以醫術服務貧苦，而且生存在極端的邊緣，身體力行，告訴我們就算身在美國，也一樣能生活得十分簡樸。傑姬也獨特地融

合了科學與靈性，創造了一般人能接受、又不違背宗教信仰的第三條道路。「傑姬是智慧守護者，」她的一位朋友告訴我。當我問說那是什麼意思，她說，「智慧守護者是流傳悠久的美譽，源頭可以追溯到美洲原住民。智慧守護者是啟發我們朝生命深處探索的年長女性。」

無論傑姬具備何種智慧，她正用她的方式守護著。你無法在 Google 地圖上找到她的小屋，任何地圖都沒有畫出通往小屋的那條林間便道。除此之外，她住在三坪大小的小屋裡，並不只是追求單純簡樸的象徵。她選擇了那樣逼仄的大小，正如她選擇了微薄的收入，背後一定有著實際的理由：在北卡羅萊納州，任何相當於三坪左右、或者面積更小的建築結構，都不算是房子；即便是納入分類，也頂多歸類為工具間或是園藝間。如果住在三坪左右的小屋裡，就能免付房屋稅，但州政府不會幫忙接水電，也不會來鋪設道路。所以，我留下語音訊息的對象，從官方的角度來看，是一個不存

在的人。

同一段時間裡，一位住在教堂山市 (Chapel Hill) 的友人，邀請我一同參加當地的五公里路跑活動。他說，「來吧，路跑可以让你離開醫院透透氣，也可以暫時不用再撥電話給那位，喔，她叫什麼名字？」

「傑姬。」

「沒錯。還有，你一定會喜歡他們辦路跑的場地。」

我們坐上他的休旅車，駛過教堂山市，開上公路時，他熱情洋溢地描述比賽場地的山丘、森林和湖泊，可是最後，我們抵達了一座工業園區，這令我覺得納悶。周遭雖然是綠化過的環境，不過，所謂的山丘，只是覆蓋了表土的廢棄物掩埋場，湖泊是人工挖出來的；至於森林，其實只有單一樹種。整個地方是依電腦輔助設計而成，並不是自然孕育的，就像是一小撮劣等的假髮，試圖模仿真品，卻弄巧成拙。

我跟其餘兩位參賽者一起路跑，經過人造森林和湖泊旁邊的工業園區，發現真正讓人困擾的，不只是這個地方的設計美學，而是它象徵著我們身處在一個「平坦世界」(the Flat World)。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佛里曼(Thomas Friedman)在暢銷書《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以正面的觀點呈現這樣的現象。他觀察到，包括網際網路等各項科技，正在消解許多階層。寬頻的出現，讓企業可以輕鬆地把特定工作外包給印度、中國和其他地方。因此，人們現在根據各自的天賦，在全球化的經濟場域公平競爭。佛里曼進一步申論，全球資本主義只要妥善利用政府獎勵措施，研發各種潔淨科技，就有足夠的能力應付全球資源耗竭的問題，反而可以拯救世界免於環境崩潰。

這不是可以等閒視之的論述。雖然，不幸地，全球的不平等持續增加，在印度

與中國等特定國家，「平坦」體制已經導致快速的經濟成長。身處在彼此連結更加緊密的世界中，環境和人權的可怕事件，更有效率地被揭發而公諸於世。理論上來說，一個「平坦世界」給予了我們無法想像的自由，然而，如果真是如此，為何我還是對「平坦世界」深感憂慮？

佛里曼並未真的發明一個「平坦世界」，不過，他的比喻詮釋了一個事實：我們是如何想像二十一世紀的。這個比喻亦有許多負面的意涵：這個世界陷入了困境，欲振乏力；工業化的農業（industrial agriculture）創造了平淡的食物滋味；跨國公司則把我們的獨特性壓扁，變成了服侍「單一世界、聯合星球」（a OneWorld™ Uniplanet）的「經濟人種」（Homo economicus）；曾經最自然不過的大氣層，已經被全球暖化扁平化了。兩百年前，地球大氣裡二氧化碳的濃度還維持在2960 ppm，卻因雨林遭到砍伐後，變成平坦的畜牧草原，以致於現在每一平方公尺大氣的二氧化碳濃度，高達4198 ppm。然而，對於地球來說，一般公認二氧化碳的安全上限為3767 ppm，還有原本生機盎然的大海，因為過度捕撈，資源匱乏；充滿活力的多元文化，面臨銳不可當的全球化壓力，分崩離析，瀕臨滅絕。「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這一項美國開國元勳們審慎擊劃、力求面面俱到的目標，是否已經被壓扁成單一的原則：將各種貪婪統合為一？

五公里路跑結束後，我離開頒獎典禮，注視著道氏化學公司（Dow Chemical）旁毫無生機的湖水。回到美國之後，我就覺得自己有些不對勁，彷彿一隻墨汁枯竭的烏賊，體內所有的喜悅都被擠壓得一滴不剩。我閉上眼睛，瞬間又回到了玻利維亞的喀喀湖畔，回到之前坐在母親身邊時，心中浮現的那個特別時刻。

不過是三個月之前，兩位友人準備結婚，女方是美國人，男方則是英國人。他們在玻利維亞住了好幾年，跟當地原住民一起工作，一位艾瑪拉族（Aymara）的巫師替他們主持婚禮。婚禮開始前，我跟巫師站在一起，欣賞著融合了橘紅鏽斑似的動人天色，還有安地斯山脈裡，大小有如縮小版海洋，名聞遐邇的湖泊。湖水一望無際，湖岸的另一端一直延伸到祕魯境內。我們站在四千公尺海拔高度的山上，遠方三座島嶼的上空，細紗般的薄霧透著微光，背景是鋸齒狀的安地斯山脈。

巫師俯瞰著這片大地，他問我：「這個世界是什麼模樣？」

湖畔稍遠處，我瞧見新人正在跟來自玻利維亞和美國的友人閒聊，所有人都盛裝參加。約略半數的美國賓客在玻利維亞生活與工作，其餘的人則特別為了婚禮而來。巫師何納提穿著一件橄欖綠的夾克和牛仔褲，看起來有如標誌般，充滿了象徵意味，一頭長髮在腦後紮成馬尾，黑眼中透露著困惑。

「這個世界，」我終於開口，「是圓的。」

「是什麼樣的圓呢？」何納提問我。

我把兩隻食指靠在一起，在我面前畫了一個向下的圓。

「大多數的人都是這樣想像，」他說，「可是，我們艾瑪拉族人不這麼認為。」

他沉默了好一陣子。遠方一位艾瑪拉族婦人，身著色彩鮮豔如多層蛋糕般的長裙，看守一群放牧的羊駝和綿羊。一隻銀漢魚從的喀喀湖中躍起又墜下，落水處激起一圈圈的漣漪。「我們說地球是圓的，只是用不同的說法。」何納提終於開口，然後畫了一個朝上的圓，跟我先前畫的相反，從他的肚子開始，完成於他的心臟位置。他緩慢地畫這個圓，讓我驚奇地看到大地中的生命躍然其上。他向上的指尖從湖泊開始，沿著安地斯山脈的邊緣彎曲朝上，然後壯闊地終了於天空的拱頂。

「同時，世界也像是這樣的圓。」這次他的指尖從他心臟的位置開始，朝著湖泊的方向畫出去，最後止於距離他身子半公尺遠的地方。而地球就依著這個形狀，如同湖岸一路彎曲到遠方的山腳下，再延伸到地平線，呈現一個完美向外伸展的圓。

「還有，世界也可以像是這樣的圓。」他把手維持在身前半公尺的位置，慢慢把圓畫回到自己身上，最後終結在他體內某個隱密的地方。外在的世界，繞著圓圈，回到我們內在的世界。

有人從遠處叫何納提，婚禮快要開始了。不過，在他轉身離開前，我問道：「三